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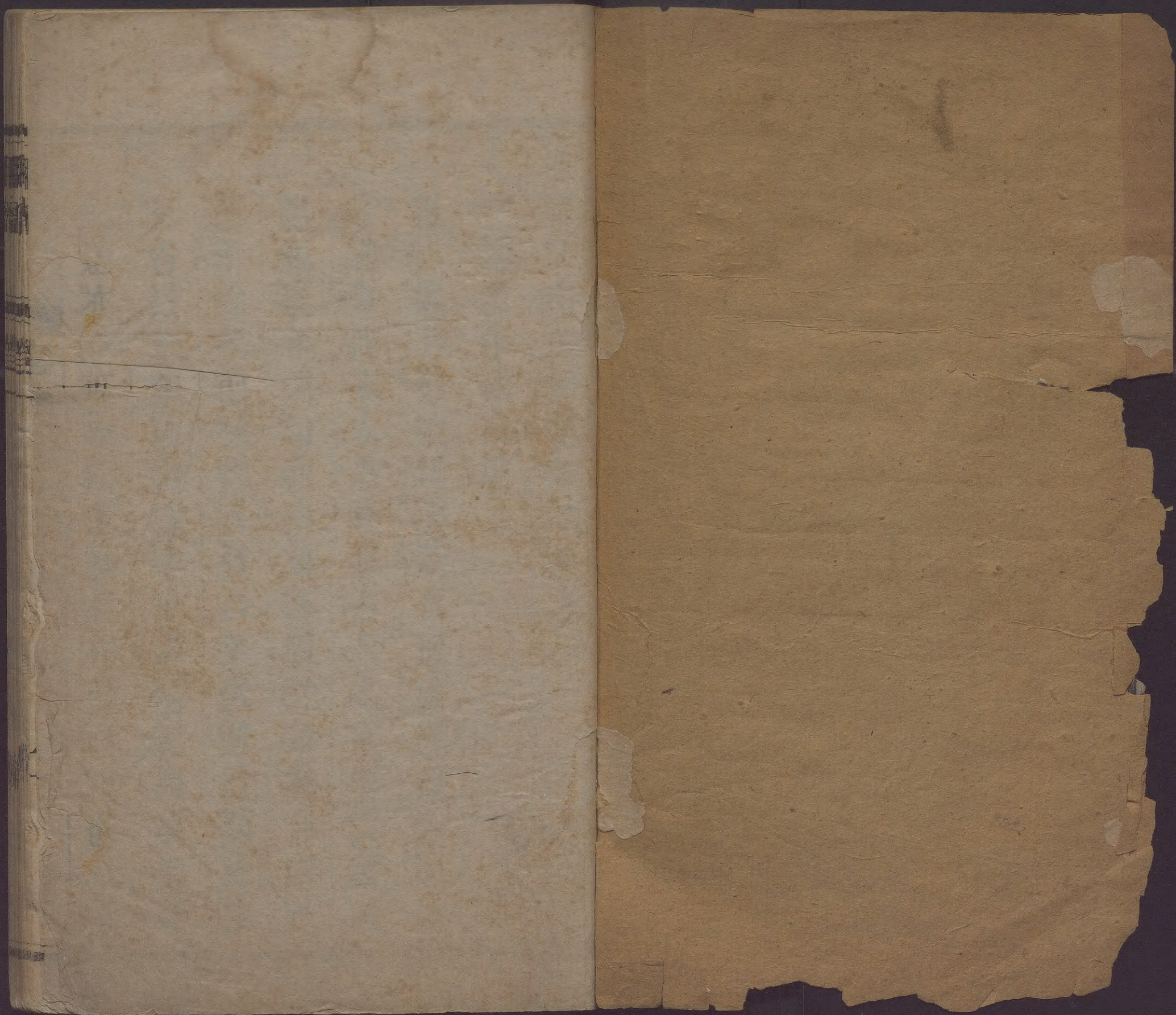
黃劬
靈先生
年譜

鄉後學
狄廷鑑
題簽

估678.04

824

21-2



深陽仙山黃勛雲年譜卷之一

勛雲年譜自序

吾出櫪乃自號勛雲蓋有取爾也痛念生我
之勛勞尚未安眉亦即古人之常望白雲而
思親也年六旬頭白齒豁磨一命爲命猶是
三十餘年前故物吾其吾年矣何以謂爲譜
云者以紀年也白櫪位卑不足紀德薄無可
紀是亦不足以爲子雖然非因自化感即吾

溧陽仙山黃劬雲年譜卷之一

劬雲年譜自序



吾出關乃自號劬雲蓋有取爾也痛念生我
之劬勞尙未安厝亦如古人之常望白雲而
思親也年六旬頭白齒豁膺一命爲令猶是
三十餘年前故物吾負吾年矣何以譜爲譜
云者以紀年也自揣位卑不足紀德薄無可
紀是亦不可以已乎雖然非以自紀也卽吾

年譜
卷一
一身所閱歷之年而自吾高曾以至吾祖吾親之嘉言懿行悉於是乎紀焉矧夫所紀者率皆前人辛勤困苦之事欲以示子孫使知累世以來創業維艱故不覺其言之長辭之複也然則此六十年中固有事至瑣語至俚而寓意至深遠者後之人其善體之毋忽大清康熙三十年閏七月朔日劬雲老人書

劬雲年譜

明崇禎四年歲次辛未十一月二十四日午時余生於溧陽僊山里之后泊庄是日乃曾祖繼山公壽誕也公時年八十五每逢誕辰宗黨畢至少長咸集吾祖鏡宇公年已六十二有童子來報云大房七官生子矣以吾父在諸孫行第七也曾祖喜甚顧謂吾父曰此兒生日與我同願後日亦如我壽因命左右進巨觥舉座皆揚觶稱慶歡飲竟日憶少時每侍兩尊人側嘗爲

年譜 卷一
余言及此故至今猶能追憶之

壬申年二歲曾祖繼山公卒享年八十六公諱
應麒常自言欲繼大父竹山公之遺緒因號繼
山焉竹山公諱瑚倜儻任俠富而好禮所交皆
當世賢豪聞望素著村中前堂後樓輪焉奐焉
者皆公所締造也長子諱忠生繼山公甫周歲
卽辭世元配陳孺人亦相繼早世繼山公痛失
怙恃家計中落奮志亢宗曾祖母宋孺人生而

有印在其手爲內助甚賢能旣復祖業且恢張
之積而能散有稱貸不能償者卽取券與之弗
較也鄉鄰有忿爭公輒排解所至帖然曰長者
命夫復何言屢舉鄉飲卒之日遠近聞訃者莫
不哀號奔弔咸謂仁厚所感云後公葬宜興西
洋渚宋孺人以崇禎二年葬山下橋

癸酉年三歲新墳內先高祖塚忽自裂地氣上
衝遙望之如烟然先祖駭甚急往培築術者曰

此氣盛且急一洩無妨然自洩氣後先祖同懷弟五家頗漸衰耗矣新墳乃合族發祥之地也高祖諱忠公高祖母陳孺人亦祔葬於茲尤得地氣克昌厥後肇自新墳木本水源不敢忘也今已永禁不許復葬各塚頭皆有小碑

甲戌年四歲嫡祖母高孺人卒享年六十四孺人祖居沙塘嶺吾鄉望族也于歸大父鏡宇公自少迄老相敬如賓事舅姑至孝曾祖母宋孺

人以勤儉起家性嚴肅高孺人爲冢婦克盡婦道每年創建第宅挑鑿陂池工匠人夫仰食者日百餘口高孺人能順承曾祖母之命朝夕佐理躬親勞勩不以諉諸妯娌也迨析箸大父嘗讀書於外不問家事惟藉高孺人經畫無內顧憂大父好交遊門外時有長者車高孺人慮無以供中饋篝燈紡績嘗至夜分又寬仁不妬忌與吾本生祖母毛孺人和好無間吾父毛孺人

出也愛踰已子恩待吾母踰已媳是時嫡孫已長矣余始生卽抱携不釋手方隆冬各置銅火爐於內室余纔學步匍匐往蹲踞其上被炙無完膚高孺人晝夜拊摩寢食俱廢及平復而後卽安嫡祖母之愛養庶孫類如此兩尊人常追念嫡祖母恩輒涕泗滂沱蓋言猶在耳也而不孝孫如瑾以冲齡竟不復能記憶音容矣能不悲哉高孺人以順治十六年三月葬龔家山

乙亥年五歲秋八月始從塾師湯中孚先生發蒙

丙子年六歲湯先生訓余學庸二論每日授數行余聽之默然終年未嘗一朗誦先生以余年尙幼不忍督也是歲家君同伯父遠從趙孟玉先生讀書於建平壽昌寺歲將除家君歸命童子負余往謁大父鏡宇公於上亳庄大父爲博士弟子孳孳好學手不停披雖耄年猶鍵戶揣

摩舉業以上亭庄有山林陂池花果禽魚之樂且地僻可以藏修遂偕毛孺人往居焉五叔珮長兄祥常追隨肄業大父呼余而問曰汝讀何書對曰讀至下論子謂伯魚章少頃大父令長兄祥背周易繫辭偶有遺忘余代爲誦之大父曰汝尙未讀過何能成誦對曰孫在館凡同學諸生所讀經書皆聞之熟矣大父曰能如是乎取經書面試之果如溫故日讀三十餘篇大父

喜謂家君曰吾皓首窮經屢試不遇將來償書債者其在此兒乎遂留侍左右數日內卽讀完二孟

丁丑年七歲大父訓余易詩書皆讀註惟禮記止讀白文

戊寅年八歲大父訓余春秋左傳又命余讀歷科小題先教以破承開講諸作法至初夏卽對股成篇大父奇愛余每四方名士來拜訪者必

呼出見客容止安詳對答機警座上客皆嘖嘖驚異由是通邑過傳有神童之譽東里趙理之先生名士也精研理學淹貫諸子百家聲稱籍甚忽一日親詣書齋專謁大父執子弟禮甚恭先生係吾伯母趙氏之再從兄弟又吾姑丈唐卓侯之妹壻蓋重姍也甫坐定卽問曰神童安在余適從屏後趨出大父曰來矣三揖後隅坐先屬對余隨口對就曰此夙慧也復命題芳草至起比曰已見思路矣復問余一日能讀書幾何余對曰讀三十餘章因令一青衣於行囊中取周禮考工記一卷置几上曰此書最難讀子試讀二十葉余侍立但默誦三四遍卽背完先生愕然改容謂大父曰令孫有此異資當成大器何不使之潛心讀古爲博學鴻儒而乃汲汲於八股業耶大父曰然謹聞命矣遂具雞黍留宿家君與大父皆在座且同榻焉詰朝先生執

家君手語曰郎善讀書吾愛之敬之有小女方四歲請約爲婚媼家君敬諾以告大父爰盥漱整衣冠攜余拜謝行子壻禮家君拜大父亦拜內父皆答拜肆筵稱觥遂締媼焉迄於今吾夫婦幸齊眉偕老而追念大父先父與內父皆安在哉悠悠我思涕零如雨

己卯年九歲大父所居上泊庄孤墅也是年旱蝗多暴客秋月夜方啜茗講易忽聞扉外步履雜沓升屋望之見惡少成羣各執挺械若將壞戶者一壯士後至厲聲曰仁人也不可犯也麾使去

庚辰年十歲正月初三日大父鏡宇公卒享年七十一大父立身行已可法可傳者已有傳載郡縣志中崇祀鄉賢流馨俎豆孫瑾何復能贊一辭但念自七齡卽隨侍大父讀書山墅凡三載晨夕同卧起耳提面命未嘗刻離嘗及見大

父四時祭祀所奉必豐潔將徹必悲哀則知大
父之事親能盡孝也且習聞諸伯父與吾父嘗
言大父之孝養二親竭力以供甘旨偶得時物
必先獻乃敢嘗每晨昏問寢視膳萊舞承歡以
至浣滌之事莫不躬親 曾祖母生蛇疽大父
親爲吮血寢食俱廢居喪哀毀三年不內宿其
至孝固天性然也胞弟四人雖分居大父必朝
夕相見卽一味必俟兄弟俱而後食之甘當析
箸時舉村中正宅并近村膏腴田皆讓與諸弟
而自取其遠且瘠者僕婢取其老者其友愛真
篤有薛包之風馭僕以恩贍其衣食憫其勞瘁
不忍加呵責曰彼亦人子也有一僕勾所親盜
去耕牛追至社渚獲之矣釋盜牛者并不究其
僕且出誓言以慰之令彼自安其恩撫下人類
如此又嘗周恤宗族洽比鄰里緩急相通吉凶
同患但聞有詬誶相爭競者大父卽具豆觴勸

解鄉人皆化之私相謂曰吾儕休矣勿以睚眦
令黃明甫知之又重費長者心蓋大父初字明
甫也明崇禎時歲洊饑有土人以盜斫山樹被
獲大父憐其爲饑者也私令荷去且與之食其
隨地施恩不可勝數是以生前有盜臨門而忽
去歿後有寇焚屋而自熄孰非大父深仁厚澤
之所感乎大父爲諸生五十年刻苦誦習方操
觚偶食角黍家人捧飴置几上大父悞濺硯池
中墨汁以爲飴也角黍食竟尙不之覺己卯科
年七十猶赴試棘闈以數奇終老於庠賫志未
遂遺硯生芝迄於今孫如瑾倖成進士曾孫夢
麟又進士及第皆由大父積學之報未發於身
而發於後安敢忘發祥之所自耶大父美髭髯
容貌修整一言一動皆可爲律度猶憶易簣前
二日元旦令節大父夙興衣公服禮拜天地祖
宗畢端坐堂上諸子諸媳率羣孫羅拜於堂下

本支畢集肅肅雖雖大父尙康健如平時初二日猶訓課兒孫讀書至夜半忽云心痛甚口中流涎急索紙筆若欲書遺訓者迨扶起但聞喉間痰聲汨汨然不復能舉筆矣如瑾時卧大父枕邊大父口不能言猶連引如瑾之手以撫其膺者三蓋欲如瑾善體其心以奮志顯揚也天將曉遂飄然而逝嗚呼痛哉後公以順治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祔葬宜興西洋渚

辛巳年十一歲大父辭世二載矣家君熒熒在疚卽延師湯元卿先生課余讀戰國策離騷經史記但因先生在館之日少一暴十寒所讀書皆過而輒忘兩年中學業漸弛雖穎資亦何足恃內父聞之召余明年往受業

壬午年十二歲內父設帳西寺從遊者眾余亦與焉命余讀春秋胡傳公羊穀梁傳兼溫習舊讀諸書內父嚴恐余坐弛輒拍案疾呼曰汝名

念祖可不念爾祖之惓惓乎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因字余聿修是歲內父移居唐家村距西寺不及一里余有姑母適於唐爲內母胞弟卓侯之元配憐余幼遠離二親常爲內母言遣人負余歸飲之食之內母未有子愛壻如所生屆仲夏余假寐姑丈書室恍惚中似聞人語曰子速去無久留也余驚覺卽欲告歸內父不許內母強請之遂卽日乘舟遄返余歸之明日唐氏闔門皆病疫惟內父不染余因是留戀膝下不復詣內父書館自秋徂冬荒於嬉矣

癸未年十三歲內父館於前宋彭宅公祠距余家甚近余與堂兄若賢母舅潘若谷皆就學焉家君親送余至館謂內父曰小兒年漸長盍教之習八股業以便應試內父曰可矣因圈註唐宋八大家古文與近科名文授余相間而讀且手錄文範十餘篇指示以題前來路題後去路

題中層次頓跌轉落提縮呼應開合抑揚反正
賓主淺深虛實諸作法余時雖聽之終未嘗有
心得也是年內父有小恙嘗晝眠余卽與同學
少年陟金山巔敲石碎啜澗泉輕儇挑達或有
老成人以告內父內父因余每日課業皆依次
背誦至文期二藝立就竟無可督過實不知指
苟且塞責者家君聞之曰此子躍冶若仍令出
門同人恐日漸放蕩不復就閑當專請嚴師靜
局一室嚴督之明年遂告辭內父

甲申年十四歲大村潘外祖遣人來告曰甥索
居尚未得師今有馬章民先生開館於屏山舊
刹盍往從之屏山離吾家僅五里吾可以朝夕
稽察薪水之資取給於吾至便也家君慮復蹈
前轍猶豫未決吾母恐重違外祖意贊成之遂
命余執贄於其門馬先生之尊人與余大父交
最久相知最深常殷勤寄語謂宜垂念故人之

孫加意訓誨先生亦體此意置余座側日點性理十數章使讀之至講書會文則與從先生者數十人以齒爲序旅進旅退當是時余知識漸開在父母蔭下溫飽安佚不知艱難又早歲爲虛名所誤讀書雖多皆強記未嘗熟誦但一刻背過幸免先生之督責甫離席已忘之矣完篇雖早皆率筆未嘗深思或數語微明幸邀先生之圈點方掩卷已烏有也自欺自悞安能精進由今思昔能無汗顏不數月間闖寇踞京師人心皇皇馬先生卽解館諸弟子皆各散去余亦從此廢學矣

皇清順治二年歲次乙酉十五歲鼎革之初土寇蜂起所過焚劫至本村見余家夏屋渠渠素有富名因拷餉不遂乃聚薪焚之火燄方起倏自滅綠林中有一義士大言曰此積善之家天所祐也違天不祥遂得免於火而搶掠頗仍搜

括殆盡甚至破壁掘地家資已如洗矣又值潘黨鴟張以削鼻爲名致僮僕離散田地荒蕪是時山居者既畏土寇之蹂躪復畏追兵之屠戮莫不奔逃兩尊人扶老攜幼裹餼糧匿巖穴余惟匍匐山谷間拾柴薪剝橡栗擲書卷於度外藏書皆散失靡有存者是年潘外祖爲族僕所害遂死焉外祖諱曾琦字特卿吾母其愛女也亦甚愛余生平豪爽尙氣節家素饒裕居鄉黨公直敢言罔避嫌怨見重於君子不合於小人卒以是被難可悲也夫

丙戌年十六歲天下已定寇盜稍戢家君思葺敝廬墾故土爲資生計又不幸遭本生祖母毛孺人之喪命也如何孺人宜興瑯玕毛宅女德性柔順舉止端莊安儉素寡言笑居恒相夫子事正室閨門之內能敬且和嫡祖母高氏愛敬之始終無間曾祖母宋孺人常加贊嘆曰賢哉

此二難也婦道當如是矣待嫡子及嫡子婦必
以禮御下以恩自少迄老未嘗有咄嗟之聲忿
怒之色偶見女奴竊米麥轉自退避佯縱之嘗
語諸兒媳曰吾斯時若驟加呵責則此人將惶
懼無以自容每見人家童婢輩或輕生或背主
皆由小不忍以激成之也但當謹慎以防閑之
從容以化道之耳其仁心遠慮洵可世世奉爲
家訓者尤勤女紅治衾縫裳寒暑不輟古所稱
婦德婦容婦功孺人殆兼之焉生子二人長家
君次五叔享年六十三其卒也適當亂離之後
四壁蕭然借貸無門家君多方拮据措辦大事
每泣血長號曰傷哉貧也凡附於身附於棺者
猶未得慊於心也爰葬后泊庄之龔家山乃里
中賢士湯築夫先生二十年前所指示者先生
與大父締交甚相得其來也大父必送至此山
之下方別去先生嘗語大父曰此地來脈清楚

左右灣抱有情可爲壽藏家君聞而心識之遂安厝焉一時觀者咸謂天賜福地以爲賢淑之報云是歲余出痘先一夕夢有烏紗紅袍者以手徧灑余自頂至踵余忽狂叫母呼問何故遂以告母曰此痘神也按余首已發熱矣貧不能延醫所出痘亦甚吉始信鬼神之事蓋世間所有也余久拋書卷閒居無事終日灌園但見小園中瓜瓠之屬蔓延纍纍蔬菜之屬以時種植莫不鮮妍每晨炊采之烹之舉家充腹竊笑樊遲之請學爲圃也亦爲之而已矣焉用稼丁亥年十七歲家君就館於河口虞家村雇一力留余課農是時家無應門之童女弟尙幼吾母自爲炊晝舂杵夜紡紗念母氏劬勞余何忍自逸親負耒耜與傭人雜作薺茶蓼蔬黍稷凡田間耕耘刈穫之事無不爲之稍暇則亟往樵汲以供執爨蓋至是始知謀衣謀食之難雖一

絲一粒皆從辛勤艱苦中來者適有故人來問
訛曰子天資高自幼以博學聞今胡不溫習經
史於斯文中求進步而乃與農夫爲伍耶余應
之曰然非得已也家甚窘治生爲急追維昔年
所讀書寒不可以爲衣飢不可以爲食孰若爲
田舍翁春而耕秋而穫功效固甚速哉且漢時
嘗有孝弟力田之科吾慕之不爲疲也是年冬
家君黥充里長以督催漕糧日不暇給卽解館
而歸

戊子年十八歲春正月爲漕米缺兌家君破產
賠償以國初尙未有官收官兌之令漕蠹叢
奸旗丁逞虐押運講兌有費盤倉較斛有費驗
米色出通關有費正耗之外多添踢斛淋尖漕
贈之外復索陋規常例茶資酒資公禮私禮不
一而足每兌米一石約費至一金不止各里長
未有不以此傾家者兌漕方竣已開征地丁條

折銀矣正供未納雜項先追點櫃頭點解頭派夫資派軍需復有經營之戶書坐催之差役需索重重莫非膏血固不若近日之里長公私鮮累也其比較以五日爲期偶一卯不到催差到門昂昂然蹲踞中堂咆哮索飲因急治酒餚以供大嚼家君惴惴焉敬詣座前相告曰暫告別往社渚稻行中取青苗錢爲明日入城費彼沉吟久之方許蓋亦心知其爲彼措置差錢也臨行時偃僂拱揖賚銀一兩或八錢封送之彼連招銀封稍不滿其欲輒擲之地解腰間繩鎖之去嗟嗟里長竟同罪人余斯時又覺農家子不可爲矣追呼雜沓旣不得苟安耕鑿且終歲勤動總不足當此輩魚肉也家君每進城北卯頻遭笞責余母子倚閭凝眸嘗望見家君以兩手捧其腿一步一呻吟跛而歸輒暈倒床篋皮腫肉綻余爲含淚吮血不數日又負痛往應北焉

年譜 卷一
天乎天乎苦至此極矣

己丑年十九歲因去冬曾入城遇先年同學有新列子衿者衣冠修整意揚揚甚自得也以公事謁邑尊拱揖坐談晉接有禮兩旁胥役皆稱之曰某相公莫敢叱咤因念余少時果專心致志早列士林亦當如是矣何至致家君泥首公庭爲輿皂所呵辱耶於是復志業儒家君曰是在汝矣盍勉旃奈家貧不能坐食適建平林管

錢姓乃妹婿大年之本宗也有蒙館余往就之相從者蒙童十數人有讀千字文百家姓者有讀四子書者間有讀經者每日訓生書背熟書講書摸字描硃作課日晝間無一刻之暇迨日昃命諸童子揖而出余挑燈獨坐取案頭書翻閱之雖皆昔年所經讀者而拋荒數載相對茫然先尋繹四書直解使書理粗曉然後以次溫經其古文時文皆不暇及也席未煖聞家君於

比較之日已羈倉矣蓋吾門自酉戌以來兵火之後地曠人稀無力墾種如上泊庄山田已長松楸矣神頭橋圩田已成汙萊矣田地既荒賦稅何出而此三四年間輪當里長者皆家君叔姪兄弟也連年應役簽票追呼門無虛日雜徭孔迫積欠日多古語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剗却心頭肉茲且無肉可剗而骨髓皆敲盡矣是以家君與叔姪兄弟輩每比期非受箠楚卽繫囹圄皆將不免於死亡非止啼飢號寒而已也余亟歸來母泣女弟亦泣爲余言三日不舉火矣余顰蹙無以應母曰汝勿憂家中絕糧也吾母女二人挑野菜刮樹皮雜糠粃煮之亦足以糊口所慮者汝父枵腹繲纒中奄奄待斃耳吾連日所紡有棉紗二斤餘可往易斗米以遺汝父余奉命卽易米負至倉門守倉人役拒弗納因脫布袍典銀一錢二分與

之始得入但見家君衣敝縕偕里長三十餘人
扃閉一室溲溺滿地污穢薰蒸四壁間蟣蝨蠅
蚊可手掬也簷下止有釜甑一各持米一筒薪
一束交火頭仍贈之錢然後爲炊每日一飯或
再飯往往炊未熟聞堂上傳呼聲又帶去作肉
鼓吹矣余曰擊心傷淚涔涔下家君曰兒勿悲
吾家自祖父來世秉禮法未嘗構訟嬰文網茲
以里中逋賦爲罪人然素履無媿且古來聖賢
豪傑亦不免拘囚吾處之泰然甯累吾一身不
欲吾伯兄季弟並遭羅織也兒往哉善慰母心
矧汝有館政勿悞人子弟越浹旬當一至自是
以後或逾十日或半月一入城定省吾村離城
六十里晨而出夕而返任步去來曾不知其足
之所至也凡倉繫三月有餘值大暑奉文清倉
始釋歸冬月間又被羈四十餘日是時催科甚
嚴各甲花戶內有錢糧不完者杖里長并杖其

押差保戶有保人潘四者年老矣屢經受杖來索杖銀計板取償先措銀三兩與之不肯去忽遭疾卧於廳南迨夜半忽見有老者數人皓首龐眉衣冠甚偉立榻前呼而告之曰潘某爾將死矣吾送汝還家無死於此累吾家孫子也扶而起且令衣其衣履其履挾持出戶或引於前或挽於後左提右挈潘四如翔步空中離村五六里至小黃村天將曉掖潘四置油榨邊復取原付銀三兩納其手中戒之曰好收去遂飄然不復見潘四醒拭目視之已非原卧處遇行路人告之故煩寄信來隨令人以肩輿送至其家語其妻子曰黃家祖宗有靈爽吾死後慎勿告害其子孫使吾在地府爲黃家祖宗所譴責也言訖而卒至今猶傳爲異事溧陽營副將馬信窺余村有喬木百餘株可作室兼可造舟乃遣弁兵率匠役旦旦而伐之忽村後有一大樹於

鋸縫中流紅汁似血然是夕伐木者皆頭痛體熱莫能興遂不敢復伐蓋山木效靈又一異事也因並誌之

庚寅年二十歲錢宅復延余爲師日間惟應蒙求稍暇則苦志鑽研奈書義文義尙覺茫然偶於主人敝籠中檢得文定文待借閱之晝而覩記夕而尋繹奉爲指南始畧曉門徑焉祇以父繫於城母餒於室常往返不遑啟處節屆天中

余方抵里門而追呼者已先期坐索矣鎖家君繫庭柱上凡里中積欠皆勒令家君一人墊完余母子涕泗躊躇竊念歷年來田屋已賤價典質盡矣家徒壁立夏無帳冬無被僅有殘喘未填溝壑耳若之官獨受比責無復生理且雖死積欠猶存無益也倘得脫不如違之余不及謀之家君出袖中修儀賂守者縱家君遂相與定計攜老母并女弟傾甕中麥二斗作舟資逃至

外家時五叔亦相隨焉憇息月餘卽移居同官有處士朱光寵者二母舅之妻叔也讓前堂一楹僦居之是時已秋深矣余一家五口囊無升合之儲變姓名之數里外爲人銍又得傭米以糊其口嘗荷薪往張渚鎮易鹽繫擔頭瞥遇一長者舊姻也遽釋擔拱而立不意倉卒間擔頭鹽袋著水中歸視之袋則猶懸也而鹽已化爲烏有矣舉家長嘆曰命之窮矣乃至些少鹽亦不能消受耶因斂迹終日墾荒地植冬菜種薺麥汲汲謀生稍息肩卽取殘書溫習之同官山中多柿栗余采樵往往避瓜李之嫌不敢過其下繞道而行有竊矚之者私相謂曰觀此人舉止秩秩豈長貧賤者哉甚推重次年卽令其子弟拜從家君

辛卯年二十一歲家君旣受徒於家命余曰汝果有志誦讀奈膏火無資吾聞斲學半今東溪

陳宅溪汝爲西賓汝往哉東溪地最窪下水所
鍾也余到館未兩月淫雨連旬田盡沒村舍中
浸灌汪洋架木而寢懸釜而炊東君陳悟純謂
余曰硯田沉矣盍去諸余出門持敝傘一作探
水竿跣足行水中詣大成橋其橋久已隨波漂
去土人繫木筏凡往來者自引繩以渡余乘筏
至中流繩忽斷墮落洪波已滅頂矣而兩手猶
反抱木筏也倉卒間若有物焉將木筏推轉余
遂得轉身蹲筏上浮至岸邊其岸上一望泱泱
莫辨淺深余步且跌隨仆隨起薄暮方抵雙橋
而橋之前後左右亦水深二尺餘又昏夜難行
披濕衣坐於橋上俟將曉然後去是日之舅氏
宿焉次日歸見兩尊人告以溺於水得不死狀
兩尊人爲之泣然余自思貧家子不耕而食非
計也偕五叔賃朱姓者荒田五畝蒔厥豐草或
蒔禾或種棉豆是穠是藂不敢憚勞余是時手

雖秉耒心口間固無刻不呬唔制藝也夏五月本縣示期考童生余欲往兩尊人猶憂之曰吾家爲里甲波累徙居於此裹足不入城者二載矣汝此行倘遇虎役又罹於羅奈若何余曰唯當謹避之先至大村託舅氏投卷更名如瑾時考場在城外東寺見星而入見星而出避虎役也縣案發卽持青蚨三百文冒暑徒步應府考路遇諸狂童見余衣衫襤縷或訝焉或哂焉私

相語曰此子久不事詩書今亦來考耶余若爲弗聞也者至江甯本族申甫叔祖待余厚飲之食之適有富厚子弟主其家服飾華美趾高言肆余所衣粗布衫褲皆泥水所漬色在黃白之間彼此相形於余雖不自慙而在彼甚不相宜余嘗攜書卷獨往戶外幽僻處諷誦之下清風徐來悠然自遠試畢歸家幸府名前列大母舅自措資斧送余往句曲是年遭水災寓中有米

年譜 卷一
珠薪桂之苦屆試期自念舊學已荒恐不取將
何以對舅氏搨管竟日血淚未乾頻以袖拭之
風簷中猶未之覺也迨出場但見衫袖上紅濕
淋漓噫苦其心志一至此哉七月十一日將暮
學院李崧陽先生發所取儒童卷行令提調官
折號是夕敲門報新生者傳呼喧雜而余寓寂
然自揣見遺伏枕涕泗雞初鳴卽卷空囊隨舅
氏枵腹出寓門行至大街遇學書姚姓者始知

余進學第四名蓋以余同寓皆潘氏諸生故報
人不之知也舅氏以囊無一文令余卽於十二
日走省城向申甫叔祖貸銀一兩十三日復冒
雨至容城十四日進院覆試是時余幸得一衿
庶吾父得免里甲之株連胥役之逼勒不至以
非辜受箠楚被羈繫故雖當暑雨兩日中往返
二百餘里亦不自知其足之疲也不數日所貸
者又盡余與舅氏嚼燒餅數枚窮日之力行至

上興埠搭夜航而返見兩尊人有喜色先命余返故廬省祖墓族中伯叔兄弟輩慰留旬日余仍至同官躬親穡事所墾荒田皆大稔秋收後環堵所蓄穀可以爲食不至絕糧棉可以爲衣不至見肘矣傳曰民生在勤信哉

壬辰年二十二歲舉家復歸仙山疏水苟延追呼不擾余父子得安意舌耕家君就近館於上強宋宅以便於內顧也余館在太學生張培之家係姨親且取其近城可理錢糧公事越月餘偶一詣縣卽日到館中與兩生講書論文教學相長余因縱覽歷科程墨大題每日手錄三五篇熟讀深思頗有心得倏一日有少婦捧早膳至館持白金半錠置余几案上余方欲擲還而彼已趨出矣他日來又留金而去余終不解何故亟還之必不肯接未幾而張宅染時疫此婦死焉余卽呼其夫持原銀與之蓋託言因汝好

賭蕩汝妻所私蓄暫寄館中者也其夫驚喜出望外主人聞之尤驚嘆謂臨財毋苟得惟余有焉館前有玉蘭樹一株高出於簷余偶以燈油不繼候月上升樹之巔迎月光讀書主翁嘗夢玉蘭樹有奎星跳躍欣然來告余謝不敢當然志益奮功益勤雖疫甚張宅死者接踵余不去亦不染

癸巳年二十三歲內父開館於社渚受業者甚眾因勸余辭館往就學又分童子三人使從余其修儀卽畀余佐饗殮費有好賢劉正玉嘗饋薪米余日錄大全或問取先儒各種講義細心領會向內父質疑辨難書理始覺透暢三六九日作文就正受益良多每浹旬或往上強館中定省家君或歸家問母安否相去皆不過五里瞻依甚近亦天倫樂事也夏四月女弟適錢宅六月學院藍鳧渚先生歲試取二等冬十月始

畢姻余家貧無以爲聘內父遣其女于歸亦有
荆釵裙布風十二月學院行文科考余後至未
得與試益發憤揣摩嘗劈松節燃火光余坐誦
室人紡棉夫婦相勗夜分不寐
甲午年二十四歲社渚新進庠生王予備係上
年同窓者慕余善講論稟命二親敦請余爲師
余見其忠且敬暮火晨雞講論不輟爲人兼自
爲也家君亦館於社渚喜得朝夕聆義方奈遭
家多難本房有不肖者被土豪局賭勒寫先曾
祖所貽前廳後樓之半方賺券入手輒恃強統
眾鳴鑼鼓率男婦突如其來竟踞焉其半卽余
父子居宅也非我族類實逼處此義當與本支
伯叔同心禦侮遂奔控各憲方行縣提審彼土
豪夫妻子媳皆病瘡恍惚間耳之所聞目之所
見常若有呵責之驅遣之者明知其爲吾祖宗
之靈陰禡其魄也晝夜不自安未匝月忽悄然

引去抵家不數日而土豪死矣其子狼心未已
窺余族兄屋後之山有吉穴舁父屍昏夜盜葬
不得已復控於縣委二尹踏勘公道難容責其
子立押起棺以墳山歸原主天誘其衷始知悔
悟依親鄰講息兩姓釋然余方得靜坐而學院
又行文錄遺矣由縣送府候府取方得進院余
自傷府案無名於盛暑中馳至江干迎文宗具
呈告考幸蒙收錄拔取遺才凡奔走江甯句曲
間旅食兩月囊罄矣朝餐不飽夜眠無帳所逋
飯店錢悉留衣被爲質反貸店主百錢乃得入
省城主於申甫叔祖家資其供給里中有善人
於仲奇寄銀三兩得備卷燭及闈中日用諸物
三場竣卽於次日行至河定橋欲附沙船而舟
中人已滿僅得坐艚板上終夜不能寐厥明舟
中人聚米爲炊有米湯將傾於河余取而飲之
以苟免飢渴至溧水旣噉飯脫小青衫與之乃

入場所製衣也冒雨走洋塘天將晚泥濘不可
行遇賣粥張老人止余宿且知余貧不索錢翌
日往余巷若賢兄之內家也雞黍盡歡醉眠達
旦行九十里到里門舉家就寢矣父在館慈母
聞遊子歸來心喜甚急命兒婦往執爨奈家無
粒米所貸鄰人早秣穀二十斤因連朝陰雨尙
烘釜中未可舂也余歎曰吾家一貧如此哉伯
父鼎知之邀余一飯詰朝造館已八月二十日
矣謁家君於館中家君爲余言家門不幸二房
之前廳已賣於宋四房之廂樓又賣於吳吾祖
宗累世堂構或去或留在汝此一舉迨念五日
發榜報余中式第五十一名而後喜可知也四
方親友或饋米或贈銀皆來稱賀且公言曰此
祖業悉聽贖回由是奕葉箕裘藉以不墜昔日
之屢空者一朝而充裕昔日之徒步者一朝而
興從功名之際蓋可忽乎哉九月朔往省城親

供隨諸同年公謁主考官贊姜默庵先生編修馬覲揚先生本房陳夫子諱適度卽江甯府司李也方出闈卽丁父艱留余在署佐理喪事追維三月前應府試時曾夢陳夫子持白柬叩首門外及陳夫子來謝弔時宛似夢中景益信萬事皆前定也余送之扶櫬渡江十月終始得歸里十二月治裝北行是科齒錄中余始字崑瞻因名以起義也

乙未年二十五歲春正月到京師禮闈七藝皆爲分校者所心賞祇因第六篇經文內一語未醕遂不第所以修辭貴潔也歸里後租城內西街房一所移居入城家君命余曰吾見今之爲孝廉者日事干謁官長雖稍有所得恐妨品行汝其戒之然城居終不能謝客莫若仍就館可讀書可以養德養身一舉而三善備焉余謹遵嚴命定埠呂叔仲聞之諏吉日具書幣請余來

歲設館於公祠余曰諾是吾志也卽允所請
丙申年二十六歲余往定埠開館及門濟濟有
自吾邑來者有自高淳來者余每於誨人之暇
卽反求諸已窮經讀史惟日孜孜嘗讀易曰吉
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習靜久殊覺書卷中有樂
處足不履公庭言不及外事所得館穀亦足供
仰事俯育焉

丁酉年二十七歲以計偕之年不便就館元宵
後卽讀書於屏山僧舍遵父教避市囂也每日
擬一題苦心研索自揣筆資甚平不能爲高古
疎秀之章但因其資之所近審題立格必求警
醒命意措詞必求圓潤自成醕暢一家言或亦
可望入殼也彼有法脉未清功候未到輒妄希
先正名家效顰學步者欲欺人適自悞耳秋七
月余獨居屏山前輩潘二岳係母氏族叔推渭
陽之誼禮意繾綣延余攝館事相從者五六七

皆佳公子也八月試事竣其第三子又生新中式二岳舅翁知余爲益友必欲與其子同上公車行至德州聞南闈兩主考及十八房同考官已被逮中式舉人皆奉 旨覆試中心搖搖余感其尊人臨別時慇懃諄囑旅次中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又生舅亦虛心聽受

戊戌年二十八歲同寓京城外天寧寺余嘗語又生舅曰甥不中何害倘覆試不利則舅氏危禍且不測勉之哉苦口切劘無時豫怠幸舅氏覆試無恙但以發落遲未及進會場維時 世祖章皇帝因丁西南北兩闈濫觴已極赫然震怒本年會試 特簡大學士聊城傅公學士高陽李公爲大總裁禁止分房所中者皆公閱公薦 欽定四書題目 命滿漢學士捧至貢院天語叮嚀莫敢不矢公矢慎同考試官編修沈韓倬夫子閱余卷至第二題天命之謂性全

章開講下云吾今欲明道於天下則夫道之由天以至於人者不可不有以審其原也而道之由人以合天者尤不可不有以要其極也總領全旨渾融周匝又篇中云未發則靜而見天於心已發則動而見天於事修詞精警甚爲擊節因亟薦之乃得雋第三百二十三名憶甲午鄉闈本房亦閱至第二題大哉聖人之道篇遂賞心不能釋手蓋余鄉會皆以次藝邀鑒拔亦遇

合之奇也會榜發世祖章皇帝顧謂諸大臣曰是科皆真才未殿試卽引見夏四月廷對後上御乾清門親點庶常諸進士復覲天顏者一而再時稱盛事焉自明代迄本朝歷科二甲進士定例皆選部曹是科因科臣任克溥條奏始議二甲以推官用將主事作陞缺矣余殿試二甲第二十六名旣不得與詞臣之選應改授推官名次居次觀政三月卽留部候選

冬十月選授福建福州府推官十二月領文憑在京邸歲餘服食居處依然寒素古語云欲砥礪廉節必先崇儉每見近日之謁選者甫得一官忽焉變塞食必肥甘衣必輕煖鞍馬必鮮麗狎客豪奴快意當前出都之日所稱貨盈千累百甫蒞任而索逋者已在門矣念此項非從天降非從地出安得不以苞苴玷官箴罹法網哉余久居長安未嘗借絲毫京債儉故也歲將除始得出京

己亥年二十九歲春正月望後歸里邑令林水心余治下閩縣人也尊禮備至卒未嘗干以私兩尊人以余未有子嗣媳又不育爲娶妾張氏二月中舉家皆赴任去由浙而閩歷水陸三千餘里家君日取古名臣政蹟諄諄提命四月初一日到福州府署接管理刑廳事廳署中從無一官陞去者刑部本房陳夫子新補福建邵武

府推官來兼攝焉余受代夙夜冰兢罔敢隕越
福建古三山也在會城凡八閩之欽案部案
與三院司道之憲案俱發福州府刑官審理每
晨興各憲常以事傳余往奔走終日無寧晷夕
乃返燃炬視事家君必誠余曰吾生汝一人汝
尚無子縱得錢以與何人汝當潔清自矢昔歐
陽崇公嘗言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
恨也矧求而有得耶汝折獄當於死中求生天
道好還勿偏執意見勿私徇請託明慎用刑務
多所平反以承親志余謹識之不敢忘每定讞
虛公聽斷察情揆理而衷之以律例案牘雖繁
詳慎服念或可不致陷於非辜最可憫者各營
汎弁以海氛未靖嘗指稱擒獲逆黨申解軍門
所繫累皆裸體跣足多者過百少者亦不下十
餘據來文皆曰可殺幸總督李公諱率泰欽恤
民命每解到必傳余至憲轅就訊之不俟招詳

不須覆核但取白摺子一扣列姓名錄口供分別真僞卽刻稟覆隨卽發落諸囚纍纍其生死固在瞬息間也余甚哀之嘗跪稟於李公之前曰諸囚若果係陣擒何無一人帶刀箭傷痕者而乃拱手受縛耶大率皆海濱難民寇至則坐拷其餉稍不應卽焚殺無噍類不得不傾家與之及官兵聞警追勦而寇已去矣恐無以報命又俘土人以爲軍功衆口號冤呼天捨地望大人好生矜宥之李公曰該廳言是也凡綁解者數十案多審釋各營汎弁皆恚余甚至有泣訴李公者曰武夫冒鋒鏑以擒來刑官弄文墨以縱去甚非所以弭寇也李公曰汝曹欲殺良冒功耶若不悛吾行將抵汝曹罪矣各營汎弁咸怵惕不至視民命如草菅者皆李公之德也各營中易於昭雪者不具述有解到傅仁等七人俱長髮僉曰此囚萬無生理矣余使人視其髮

乃已薙而復蓄者無參差長皆近尺徐聆其語音似浙人也詢其供乃自浙來閩貿順治十四年海寇焚劫南臺時所被擄者因問之曰汝等猶記憶先年所寓店主人否皆對曰雜貨行曾鬚子卽爲身等發貨者余急遣役往南臺喚行曾鬚子認識之猶一一能道其姓氏果昔年被擄入海者茲乘間脫逃上岸欲投誠遇哨卒於路利其行囊盡奪之各與敝袴一條遮下體面縛以至余備敘供詞請命於李公得免死遞回原籍又有解到陳某等九人并其所乘舟皆追獲以獻僉曰此揚航至海口爲寇者必當誅余視其解文內止開有腰刀一長鎗一問其押解者曰彼舟中何所有對曰無長物但有隨身行李耳余竊思此九人者將謂其肆掠乎則無贓將謂其潛謀不軌乎則不皆有械何忍遽置諸辟乃喚此九人詰之曰汝操舟行海口意欲何

爲九人俱相顧無以應若將引頸就戮者彼雖
自分必死而余因奉有死中求生之嚴命尙未
忍恣置也稟李公告假半日親往南臺驗其舟
殊不似出洋巨艦舟前後空空如也但見船艙
四圍有濕跡鹽屑紛紛底板下存餘鹽一層約
寸許余曰九人之生機在此矣召解卒嚴訊之
具以實告蓋九人共駕一小艇在內港販私鹽
猝遇汎兵遂驚怖鼓棹將欲趨海口被守者協
拿請功彼九人自知販私鹽有罪殊不知私鹽
之罪固不至大辟也氓之蚩蚩不能自訴余代
爲申理荷李公仁慈從寬責釋又有解到少婦
古氏等五口係官兵進勦山寇斬巨魁搗其巢
穴所捕得寇盜眷屬也皆有姿色且識字滿漢
將領爭欲取之或議入官或議變價或議分給
有軍功弁兵余方至轅門諸婦人皆以首觸地
出懷中片紙向余哀籲余取紙視之乃諸婦人

所自開原籍某縣某鄉村父母某某及其前夫
之父母某某各住址姓名與其被寇強擄姦占
之年月日也余卽爲稟明李公照單開原籍眷
屬飛檄各該縣行提不數日而古氏等之前夫
并其母家夫家各老幼男婦莫不兼程至矣夫
妻母子初相見時各抱頭大哭余不忍仰視一
面詳明竟從權行方便事傳諭其歇店五家具
保結卽日將古氏等五口各令其前夫領出伉
儷重諧舉家團聚歡聲如雷環府門而觀者數
百人皆歎曰快哉此舉也兩尊人在署中間之
爲加餐李公亦如詳准給原夫完配諸如此類
不可勝書噫使非李公推誠不疑施仁不倦余
亦安能爲此輩難民求生命哉

庚子年三十歲元旦家君夢神人送一子曰以
爲爾孫余室人趙氏懷妊方彌月以正月初六
日未時生一子通省士民咸謂存活多人之報

云兒生有異瑞太孺人常抱此子呼之曰福生以其生於福州府署也家君曰是當云夢麟感所夢誌神休也余皆以名之當是時欽命內大臣將軍達公統禁旅至閩欲直抵廈門臺灣蕩滅海氛固山郎公所領滿洲兵暨提鎮各標水陸漢兵一時雲集軍需浩繁奉憲令各府州縣協濟凡所具解文雖開係本色其實皆折色也領解者與監收者私相授受惟利是圖加以攬頭之抑勒吏胥之侵漁朋比爲奸遂致糧草騰貴兵民交困總督李公洞察諸弊親訪其惡蠹之尤者行令余拿究追贓定罪積弊盡除省城滿漢兵民莫不稱快而惡蠹之羣黨與其各上人初不知爲李公之親訪也皆思釋憾於余或明操其械而磨礪以須或暗張之弧而含沙以射凡所以媒孽而攻擊之者無所不至矣幸余平日飲冰茹蘖各憲知之久信之深譖愬

不行羣小變計乃假手於將軍達公以逞其毒
將軍會遣人來爲余言欲取犯婦林淑姬爲侍
者余應之曰淑姬貌雖美工書畫因與家僮林
仲姦悉以家貲贈林仲私與爲婚罪應死已通
詳三院矣將軍爲國家大臣常維持風化此淫
人不可近也將軍曰吾已請之於督撫矣余以
未奉憲票終不與忽一日按臺親鞫將淑姬立
斃杖下將軍甚怒余而未有以發也有嗾之委

余採買馬草者卽行牌限半月內買草一百萬
束送軍前如違以軍法從事夫馬草非余職也
總理者右藩分管者同知派運者州縣從未有
遣刑官往各鄉採買者矧民間搜括殆盡百萬
束安能猝辦此惟欲置我於刀俎以洩其忿耳
愛我者莫不危之余因思死生禍福皆天也苟
可以爲民除害余雖死亦無憾維時軍興旁午
民不聊生如馬草一項雖定官價每束銀一分

從未有給民一文者有司追呼較正供尤急且
難派不均誅求無蕘賣富差貧用一取二哀此
窮黎復有長途擔草之勞有大營交草之費枵
腹候收重秤倍索甚至有不幸遇捍卒拘留鋤
草累月不歸父望其子妻盼其夫悲啼無告余
皆已聞之熟矣此行也當奮不顧身悉取彼蠹
國殃民之弊大爲洗刷之但恐若輩疾我益深
余必不免將并貽二親憂莫若亟送之歸故鄉

庶無內顧倘有釁吾以身殉之可也因泣稟二
親勸速歸且慰之曰幸得孫如見子正月十九
日卽欲登舟麟兒纔生十餘日其母抱之呱呱
出府署舉家號慟不啻若永訣焉者余此時已
置功名性命於度外卽進見李公曰職奉將軍
令買馬草價銀安在李公曰在藩司余趨出往
詣藩署領草價藩司辭以兵餉無出反詰責余
曰草未見一束先支帑金有是理乎拂衣而起

余挽其衣欲以首觸柱且言曰不給價而取諸民是攘之也非買也吾奉將軍令採買不聞以攘况有司失信於民久矣今若仍不先給價則民必不應吾其能追於違悞軍需之罪哉大人若必不慨發今將碎首於堦前矣藩司艱然變色曰貴廳病狂耶值李公遣人嚴諭乃發帑金余卽日出城先大書告示千餘章曉諭附近各州縣民人等明告以自今日始皆發銀現買不虧價不重秤爾民家各有草則常速賣無則止其賣草者止就近送至水次官運官交不累爾民跋涉也衆百姓聞之感而泣羣相告曰黃公嘗活我者今以需草急親至田間既使吾儕現領價不押派又不令吾儕遠行得釋重負兼省解費勤恤民隱至此極矣吾儕小人亦各有心胸何忍負之遂踴躍傳呼無小無大無晝無夜爭來賣草肩相摩趾相錯余既喜其急公復憫

其勞苦也嘗口占一絕題郵亭曰春田輟業閭
閻空老幼飛芻在路中欲寫民圖寄燕子和泥
啣入未央宮其餘或五七言律或歌行詩雖不
工情見乎詞一時士民皆傳誦焉未浹旬據各
水次委官報稱百餘萬之草束俱在舟中矣載
至省報命於將軍遂徧報各憲以銷假並請展
承審各案之限期將軍謂李公曰黃推官人雖
戇才可使也當調赴軍前候差遣由是解砲使
余造船使余其軍事一埤遺我者無非欲多方
困苦之以伺其過誤而得有辭以置之法耳余
夙夜兢兢疲於奔命諸凡欽部憲案職分內
所當盡心者皆不遑審理撫案意怏怏不懌亦
無可如何有建甯府政和縣縣丞孫有忠復有
邵武府建甯縣把總劉得功以縱兵虐民被巡
按李公題參羈禁蒙撫院徐公發臬司提問隨
轉發邵武府推官卽余本房陳夫子也陳夫子

以原揭之官不敢承審具詳臬司請改批福州府推官余奉批以義不容辭卽移文邵武府關提犯弁劉得功并各犯證等因邵武遷延久未解到又通詳院司求憲檄嚴提去後忽接塘報云劉得功由邵武府起解一出府監卽奔回建甯縣率其麾下健卒數十人突入縣署殺縣官劫庫銀逃下海去撫院徐公諱永貞驚聞此變飛章奏聞其特參者邵武知府及邵武府城守營將備等官是也乃於參疏中并敘入邵武府推官陳適度不卽審理具詳臬司改批福州府推官黃如瑾曾經兩次催提邵武未解通詳在案等語蒙吏部議將邵武府原某照疎縱例革職推官陳適度照推諉例降三級調用至於福州推官黃如瑾雖云兩次催提邵武未解詳明在先然亦難辭稽遲之咎相應降一級調用嗟嗟若余之無辜降調固不待辨而自明者當日

撫院原疏曾將如瑾屢催屢詳邵武未解緣由一一敘明卽據吏部原議旣云如瑾曾經兩次催提矣詳明在先矣又將邵武未解明明指出則是稽遲之咎在邵武而不在福州可知矣與如瑾何干竟枉坐以稽遲議降一級自三院司道府州縣文武各官以至闔省紳士軍民人等無不爲余稱屈此誠意外之不幸也嗚呼成敗利鈍夫非天哉

辛丑年三十一歲正月日驚聞世祖章皇帝崩同省城文武各官素服舉哀二十七日是時家君遣人來傳諭曰汝但祈衾影無慚雖罷官亦無傷也吾與汝母惟含飴弄孫喜麟兒在襁褓中嘗慙危灘踰峻嶺喧闐嘈雜不震不驚迄今漸能言笑其氣度殊不似凡兒汝幸有後當益思多行善事以貽子孫兼慰二親意禮曰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

羞辱必不果思之思之無棄父母命余雖謫奉
各憲勉留視事奉公守正慎終如始省城共學
書院中有學田數百畝先代官紳之所設以宏
德造者也久爲豪強所隱占莫敢問余執法清
查畫疆界定租稅擇諸生中文行兼優者董其
出入閩人士勒石以紀之 屬邑福清地衝賦
繁近因兵馬往來絡繹里甲中夫役之苦甚厲
民竟有以婦人當夫役者余殫心釐剔剪蠹均
徭請示飭禁不許濫用人夫民困稍甦辛卯科
舉人曾文高有文名少亡遺孤不能自立被開
典舖王姓者恃富欺貧毀前盟欲將女另字豪
門府審已聽許之矣撫院徐公批余覆鞫王姓
必不肯令其女出官余簽差嚴拘有同年高子
翼來爲之關說且言當卽有以重報余正色拒
之曰使吾而有私將亦如曾文高不及見其子
之畢姻也當堂公斷立押王氏女歸於曾有林

媪告其姑家詹姓賴婚一事初因福清縣審詳知縣梅光鼎以林媪未有媒妁未有聘禮坐以反誣余思詹家女卽林媪之甥女至戚也豈無因而妄告賴婚乎因行縣嚴提親審但見詹家女與林家子齒相若也貌亦相若迨庭訊果無媒聘林媪語塞詹生喋喋不休余亦無以折之也沉吟久之呼林氏詣案前余乃指林媪佯責之曰汝寡婦聽何人唆使而誣告詹家賴婚耶不速招吾將撈汝林氏喜連呼青天余霽顏故問之曰汝父母辭世幾年矣對曰吾母家十年前被海寇焚劫二親皆相繼以憂卒言及此似有悲色又問曰汝父母猶及見此女否對曰昔年曾歸甯抱以往吾父母皆及見之因給之曰汝嫂素無賴追思歸甯之日汝嫂得毋有甘言欲乞汝女爲媳耶林媪從旁應曰是年吾生子姑娘生女適歸來吾兩人卽相訂爲婚言猶在

耳也余又佯責之曰天下豈有無媒無聘之婚姻哉汝所言亦何足憑林氏又連呼青天余又給之曰曩時父母皆在前汝情不容卻諒亦面許之否林氏默然余曰此常情想當然也汝試言之何害余詞色愈溫林氏曰固許之特戲言耳余曰是何言亦可戲耶疾呼其夫厲聲曰汝妻已許之則汝女乃林媳也尙可賴乎詹以無媒無聘爲辭余曰汝兩家骨肉至親姑嫂面訂一言爲定何用媒林家自焚掠之後孤寡伶仃何以爲聘汝夫婦不加存恤且欲賴婚尙得謂有人心者乎詹生又強辯余復喚林氏諭之曰當年歸寧時汝嫂議婚料汝父母亦共聞斯言今縱不念兄嫂能不念父母乎矧此子卽汝姪也與汝女年貌相稱當敬聽余斷允諧伉儷汝父母及亡兄在九泉亦感汝佑汝矣姑暫退汝夫婦思忖回覆少頃乃入稟余曰天斷不容違

容回縣結親可也余曰汝既允許吾常爲汝速成之卽刻傳鼓樂給花燭令兩家子女卽於寓所成婚未幾余以會審過福清其夫婦皆捧香詣公館跪謝余笑謂詹氏曰爾亦來謝我耶余蒞閩二載所斷事類如此閩中有新刻大題稿及往各鄉採買草時雜詩數十首乃省城士子公請以付梓人者夏四月解任歸里移家住東門白石牌坊下其宅內前後修葺皆兩尊人之所拮据也一木一石夫豈易易哉



年譜

卷

三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right-hand page.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right-hand page.

